

古罗马帝国迫害基督教的历史

晓风

基督教在早期的两百多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政府取缔、逼迫以及民众的暴力对待，许多基督徒为自己的信仰而献身。但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人为圣徒们的精神所震撼，而古罗马帝国却在蛮族入侵、瘟疫和天灾中走向灭亡。根据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的记述，古罗马皇帝尼禄(Nero)故意在罗马城纵火，然後嫁祸於基督徒。後来，盖勒流也采取同样手段，十五天内在尼科米底亚皇宫制造了两起火灾并诬蔑为基督徒所为，迫使当时的皇帝戴克里先(Diocletian)下狠心迫害基督徒。

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谣言，诸如基督徒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基督徒狂饮、乱伦等等，所有古罗马社会的恶行都被强加在基督徒身上。

当年，尼禄(Nero)曾命令将不少基督徒投进竞技场中，罗马权贵们在大笑中看著这些人被猛兽活生生地撕裂咬死。他甚至吩咐人把很多基督徒与乾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并排列在花园中，然後在入夜时点燃，照亮皇帝的园游会。

奥热流(Marcus Aurelius)皇帝对基督徒的迫害也非常残暴。根据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後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他们所谓的‘神的仇敌’沾污大地”。

他叫强，从天津警官大学毕业後，分配在市劳教所，99年江泽民、罗干下令镇压法轮功後，他们单位成了骨干，几乎每天都有送来报到的法轮功学员。加班加点，例行公事，忙得够呛，连女朋友都顾不上陪。时间长了，真有点不耐烦，心想，甚麽时候才能把这个法轮功给整下去，我也能清闲清闲，和丽芳泡泡咖啡屋啊！一次正是2000年大年除夕，天津有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去北京上访被遣送回市里，判劳教一年，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排著队受审。

强巴不得快点儿完事，好回女朋友丽芳家吃饺子。

轮到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时，强照例低著头做记录，问到她为甚麽顽固地跟政府作对时，老太太说，“我活这麽大，从没跟任何人作对过，我这麽大岁数，没

历史上，对女基督徒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一些史书叙述了发生在公元二百零九年至二百一十年之间的一些事件，“据说那些视死如归的虔诚的妇女往往被迫受到严峻的考验，要她们决定，在她们看来宗教信仰和自己的贞洁究竟何者为重要。”



众所周知，古罗马帝国的法律体系非常发达，辩护制度已经成熟。但完善的法律体制没有阻止暴虐的统治者对正信的迫害，审判和刑罚却成为一种堂而皇之的迫害方式。

在古罗马时期，一位叫皮里钮(Pliny)的巡抚禀告他雅努(Trajan)皇帝说，“任何被控为基督徒的，我便审问他们是否真是基

督徒，若他们承认，我便以刑罚警吓他们，并再次审问，假若他们坚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我便下令将他们处决”。他雅努(Trajan)在批示中说，“你在处理被控诉为基督徒的案件，做得非常正确”。

在臭名昭著的西普里安被斩首案中，教父西普里安拒绝放弃信仰

和“改过自新”，法庭便认定其“私自纠集犯罪集团”和“敌视罗马诸神”的罪名成立并判以斩首。

对正信的迫害不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能够理解的，因为它出於邪恶的统治者妒忌、独断和凶残的本性。从历史上看，正信往往出现在道德衰败、人心腐化的时代，善的力量会直接冲击积存已久的种种恶的因

素。对正信的迫害，不过是善恶较量的表现，是邪恶在灭亡前的垂死挣扎。

基督教在流传中坚持自己信仰的独特性，不肯与其他宗教融合或并列，也得罪了维护罗马宗教的人。当时，古罗马城里供奉著各个民族五花八门的神，很多是邪神，那些邪神的信奉者对正信耿耿於怀。

在古罗马时期，基督徒信守圣洁、仁爱、和平和公义，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理想。出於仁爱，基督徒拒绝进入竞技场观看战犯与奴隶肉搏至死，他们将自己的奴隶无条件释放。不少教父批评罗马人奢华逸乐的生活方式，引起一些人很大的不满。基督徒纯洁的个人生活与普遍堕落、奢靡的社会氛围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照，使很多人尤其是当权者感到一种很大的威胁。

在古罗马时期，主教坡旅甲(Polycarp)被解赴竞技场。巡抚说，只要他在众人面前否认基督，就可得到释放。坡旅甲(Polycarp)说，“八十年来我一直侍奉我的主，他从未亏待我，我怎可羞辱那位拯救我的君主？”巡抚打算烧死坡旅甲(Polycarp)。坡旅甲(Polycarp)平静地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後，一群暴民一涌而上，将他活活烧死。他本该在烈火中呻吟，但却在烈火中赞颂神。这是腐朽、昏聩的罗马社会所无法理解的。

历史给人类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当今，当邪恶残酷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时，他们不但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且还用善的力量去感化民众，震撼了无数人的心。

小小说：

流泪的青春

——一个狱警的故事

做一件亏心事，没说一句昧良心的话。我这把年纪，这个身子骨，一身的病，要不是炼法轮功，要不是李师父救渡我，我活不到今天。跟姐儿几个去北京就是为法轮功喊冤，法轮功好！要政府还法轮功清白，还我师父清白！”

强听了，又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老顽固，气得拍桌子大骂，“你她妈的神经病！”猛抬头仔细一看，蒙了，原来这个老太太是自己小学的班主任刘老师！强愣了，眼睛一阵模糊……

强命苦，八岁时，妈就得癌症死了，爸是个铁路工人，常年不在家，只好把强托给

奶奶照管。别的同学都最爱放寒假，盼过春节，强最怕的就是过年了。因为别人都有父母买新衣服，给压岁钱，合家包饺子，放鞭炮，唯独自己跟奶奶在家冷冷清清的，甚麽都没有。大年三十，刘老师冒著大雪来接强和奶奶去她家吃饺子，给强和刘老师自己的儿子国子买了一样簇新的棉袄、棉鞋。还给强和国子每人十块钱的压岁钱……

毕业後，一晃就是十几年，後来听另一个小学同学偶然说起刘老师，好像是她得了心脏病，身体特别不好，老伴也得了脑血栓，半瘫，躺在床上，衣食起居全得刘老师照顾。儿子国子也不在身

边，去南方下海了。

强默默地看著眼前的刘老师，她那灰白的头发、瘦小的身躯、连日来的疲倦，都掩蔽不住她目光中的温和、平静、和一种说不清的，一种超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那麽的特殊，那麽的纯净，那麽的动人，这种力量绝不是一般人的厉害和哥们间的争强好胜和盛气凌人。强从来没有见过的。

曾经血气方刚，曾经少年心事当拿云，二十多年来，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经历得也不少了，特别是从事警官这一行，三教九流，甚麽没领教过。人嘛！有甚麽的？不就是看谁有本事嘛。

这二十多年来在滚滚人潮中练就的阅历和本事似乎瞬间在这样的目光中解体，化为乌有。强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物质上清贫如洗，心灵却自由快乐的时光，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私心间隔的感觉，那麽的简单、质朴、而又真实。

这就是法轮功说的那种永远“真善忍”返本归真的境界麽？永远美好、自由、快乐，永远不会随著时间和外物的变化而变质。

强想到这儿，不知怎的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作者：陆滢